

方范傳正風過簫賦云風爲氣
同相會於自然合無情於妙有
聞松蓋之巔寧比土囊之口白
斗之列在天之中象乎車之爲
有光隨月建而不忒循環無定
月賦云初生微月若無若有出
上兮不盈於手韋充餘霞散成
而山晴白日欲沒兮紅霞始生
之虛明發光華而不定若組織
吾雨賦云既五月兮生一陰猶
兮天同德誠下答兮神孔歆無
有斯其稱不朽無形而用者則
氣鴻濛生天地之始匝天地之
物傑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云樸
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數各
自處正併陰偶於陽奇白居易

【清】林聯桂 撰

何新文 余斯大 蹤凡 校證

見星廬賦話校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方范傳正風過簫賦云風爲氣
同相會於自然合無情於妙有
聞松蓋之巔寧比土囊之口白
斗之列在天之中象乎車之爲
有光隨月建而不忒循環無定
月賦云初生微月若無若有出
上今不盈於手韋充餘霞散成
而山晴白日欲沒兮紅霞始生
之虛明發光華而不定若組織
吾雨賦云既五月兮生一陰猶
兮天同德誠下答兮神孔歆無
者斯其稱不朽無形而用者則
氣鴻濛生天地之始匝天地之
楊傑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云樸
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數各
自處正併陰偶於陽奇白居易

【清】林聯桂 撰

何新文 余斯大 蹤凡 校證

見星廬賦話校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見星廬賦話校證 / (清)林聯桂撰;何新文,余斯大,蹤凡校證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325-6906-9

I. ①見… II. ①林… ②何… ③余… ④蹤… III. ①賦 文學研究—中國 古代 IV. ①I207.22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162327 號

見星廬賦話校證

[清]林聯桂 撰

何新文 余斯大 蹤凡 校證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惠頓實業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5.875 插頁 3 字數 118,000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6906-9

I·2694 定價: 22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

前言

林聯桂是清嘉慶、道光間廣東吳川頗有政聲和文名的歷史文化名人。從文學的角度而言，林氏詩文詞賦衆體兼具而尤工於詩，著述豐富，且有詩話、賦話傳世，是一位有成就的作者和詩賦批評家。其《見星廬賦話》^①，首卷總論歷代作賦情況及優秀作品、作賦手法，不失爲一篇簡明賦學概要；其後則結合具體作品，以品評清代館閣律賦藝術爲主要内容，既體現了時人論時賦的「當代性」賦論特點，也保存了較多在當時有影響的律賦作品和作賦史料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筆者曾在拙著《中國賦論史稿》中簡略介紹過林氏此書，認爲這「是賦論、賦史特別是清代律賦研究中的頗具特色之作」^②。此外，葉幼明先生《辭賦通論》、馬積高先生《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》，以及學界古代詩賦研究者的相關文著，對林氏賦話亦時有論及。但因該書流傳不廣，新的標點本尚未出版，人們研讀不便，故大多語焉不詳或稍有訛誤。故本文借《見星廬賦話》標點出版之機，參考有關文獻，對林聯桂的生平著述、《見星廬賦話》的內容及相關問題，作一介紹和論述。

一、林聯桂的生平與著述

林聯桂（一七七四—一八三五）字道子，又字辛山，主要生活在乾隆後期及嘉慶、道光年間。其具體生卒年，拙著《中國賦論史稿》未曾確考，《辭賦大辭典》之《見星廬賦話》條說其「生卒年不詳」，馬積高《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》則推斷「他的逝世當在道光十三年（一八三三）至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間」^③。查閱清光緒間吳宣崇輯《高涼耆舊遺書》所收林聯桂《見星廬館閣詩話》附錄之《林辛山先生傳》載曰：

林聯桂，初名家桂，字道子，一字辛山，廣東吳川縣人。生時有大星降於廬。以績學能文章鳴，才思敏捷，對客成詩，洋洋灑灑，一日可得數十首。嘉慶辛酉充選拔貢生，甲子舉於鄉。久客京邸，連不得志於有司，嘯詠自怡，不戚戚也……嘉慶丁丑，先生在京邸……結詩社於都中……道光丙戌成進士，分發湖南知縣，戊子夏委署綏寧……越二年，實授新化，癸巳署晃州直隸廳通判。歷任俱有政聲，大府器之。乙未八月調補邵陽，四越月，卒於任，得年六十二。

又閱《見星廬賦話》，其卷九首條說：「嘉慶丁丑（一八一七）余在京邸。《見星廬館閣詩話自序》

亦曰：「余十年京邸，喜聯詩社……嘉慶己卯（一八一九）爲夏課，乃近取館閣詩讀之。」《見星廬賦話自序》謂《見星廬賦話》，道光壬午（一八二二）余買舟遊岱時所輯也，卷八言「道光壬午，余薄遊齊魯間……詣曲阜……恭謁至聖林廟」；又「道光癸未（一八二三）秋杪薪山林聯桂自序」《見星廬館閣詩話》「於羊城之宜耐軒」；又《見星廬賦話》卷末附李文泰、吳宣崇《訪李惟實林辛山遺集啟》有謂「道光丁亥（一八二七）作吏楚南」之句。綜合上述資料，可知林聯桂卒年爲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，由此上推六十二年，其生年當是乾隆三十九年（一七七四）；嘉慶丁丑至己卯年，尚在京邸；道光癸未，已離京回家鄉廣州羊城。據此，即可大致推算出林氏主要履歷。

（一）「績學能文」的青少年時期

乾隆三十九年甲午（一七七四），林聯桂一歲，生時有大星降於廬。嘉慶六年辛酉（一八〇一）二十八歲選拔貢，九年甲子（一八〇四）三十一歲，中舉。

（二）「不得志於有司」之「京邸十年」並壯游的中年時期

嘉慶二十二年丁丑（一八一七）四十四歲，在京邸，結詩社。二十三年戊寅（一八一八）四十六歲，在京城觀皇帝駐蹕香山，作《聖駕東巡謁陵禮成賦》。二十四年己卯（一八一九）四十七歲，

在京邸爲夏課，進呈《祝嘏回文千字文》，輯《館閣詩話》。道光二年壬午（一八二二）四十九歲，遊齊魯，輯《見星廬賦話》。三年癸未（一八二三）五十歲，作《臨雍講學賦》，在羊城序《館閣詩話》。

（三）中進士及爲官湖南的晚年

道光丙戌六年（一八二六）五十三歲，中進士。七年丁亥（一八二七）五十四歲，赴湖南爲官，作吏楚南。八年戊子（一八二八）五十五歲，委署綏寧，捐助虎溪書院，續修《綏寧縣志》。十一年辛卯（一八三二）五十八歲，授新化。十三年癸巳（一八三三）六十歲，署晃州直隸廳通判。十五年乙未（一八三五）六十二歲，調補邵陽，卒於任。

可以看出，林氏生平可大致分爲三個階段：青少年「續學能文」，中年以「京邸十年」並壯遊爲主，晚年在五十三歲中舉以後爲官湖南；其詩文創作及詩賦批評的著述，則大多完成於中年時期。

林聯桂一生，除晚年中進士之後在湖南任官九載且有政聲外，更多的時光是在與詩文詞賦打交道。他積學能文，才思敏捷，尤工於詩。長寓京師期間，喜交遊和結詩社，常赴詞人文酒之會，當時與黃玉衡、黃培芳、張維屏、譚敬昭、吳梯、黃釗等文士合稱爲「粵東七子」，合刻有《粵東七子詩》。林氏《見星廬館閣詩話自序》亦曰：「十年京邸，喜聯詩社」，曾與諸君子「間月一會，

每月一會，半月一會，會輒數日乃罷，存稿叢叢如束筍。

光緒間吳宣崇《見星廬館閣詩跋》說林聯桂「擅長者尤古今體詩」，又載其道光丙戌會試《鶯聲細雨》詩，有「萬人家樹外，一斗酒邊聲」一聯，爲「衡文者擊節歎賞，謂探驪得珠，遂中式」。故趙翼《見星廬詩集序》評其詩「牢籠衆態，雄騁莫當」。

林氏著述豐富，據前述《林辛山先生傳》及《販書偶記》、《清史稿·藝文志》等文獻，見於著錄者約有十四種之多，依其內容、體制可大致分爲三類：

一是詩文詞賦集，如《見星廬詩稿》、《見星廬古文》、《見星廬駢體文》、《見星廬詞稿》；

二是筆記史料雜著，如《作吏韻話》、《講學偶話》、《續清秘述聞》、《日下推星錄》；

三是詩文賦話評論，如《文話》、《賦話》、《詩話》、《館閣詩話》等。

此外，其有關文集序跋亦頗有文論見解，如《見星廬古文自序》謂「古文云者，非必本其聲、模其色、澀其體之謂也。文若花然，隨時異色，文若鳥然，因序變聲，而所以娛人之觀聽，則一也」。主張「古文」也要「隨時異色」，寫得有「意理」、「風韻」，能達到「娛人觀聽」的藝術效果。

但林氏著述多有亡佚，今存者除詩文集外，尚有《高涼耆舊遺書》所收《見星廬文鈔》一卷、《見星廬館閣詩話》二卷、《見星廬賦話》十卷，另又有道光四年刊本《見星廬詞稿》一卷（廣東省圖書館藏）、道光四年富文齋刻本《見星廬館閣詞稿》一卷（浙江省圖書館藏）等。

二、林氏所作《聖駕東巡謁陵禮成賦》諸賦考釋

林氏所作賦似未見成集，但今存《見星廬文鈔》載有其《聖駕東巡謁陵禮成賦》、《御製官箴二十七則賦》、《夢遊羅浮賦》三篇；《見星廬賦話》卷十，除重複錄其《聖駕東巡謁陵禮成賦》外，又錄存《祝嘏回文千字文》、《臨雍講學賦》等二篇。

此外，《見星廬賦話》還載錄有林氏本人抄賦、作賦故事。如卷三載曰：

治河無上策，自古難之。善乎陳三元繼昌之言曰……然此見於論者多，見於賦者少。今謹錄《治河賦》數首，以見余之泛舟河中，三四月不能作賦，而抄名手之賦以供采擇者有如此也。

又卷五曰：「道光壬午，余禮闈報罷，買棹潞河，薄遊魯岱。擬作《落花賦》以自況，會舟行匆遽，未遑也。頃誦侍御吳振械《落花賦》，先得我心。」連年禮部會試不利，雖有魯岱之遊，却難免有「芳事成塵」的「落花」之慨。又卷八曰：「道光壬午，余薄遊齊魯間，小住丁司馬宗洛署內。適逢七夕，時王明府長卿在坐……二君皆屬余爲《彩縷穿七孔鍼賦》，以匆促未能也。」從這些記載

中，不難想見林聯桂與當時文友結社爲文作賦的生活情景。

現謹略述《見星廬賦話》卷十所錄三篇賦文，借此以窺一豹。

(一) 回文《臨雍講學賦》

《賦話》卷十林氏自述曰：

皇上御極之三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，車駕幸太學，行釋奠講學禮。余謹擬《臨雍講學賦》一篇，其順文則以「治臻唐虞，道尊周孔」爲韻，其回文則以「德配天地，學隆古今」爲韻，殆仿聶學使體格而偶一爲之者也。

林聯桂此述直稱「皇上」，當是指當朝。查《清史稿》卷十七《宣宗本紀》，道光「三年二月癸丑，上詣文廟釋奠，臨辟雍講學」。正與林氏所述相合，故知此賦作於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，其內容亦如賦篇所限八韻之字「治臻唐虞，道尊周孔」、「德配天地，學隆古今」，頌揚皇帝臨雍講學的盛況功德。

(二)《祝嘏回文千字文》

《賦話》卷十林氏自述曰：

千字文，始於梁之員外周興嗣，其後擬之者甚夥。而最佳者，莫如吳翰林省蘭之《集字祝嘏千字文》一篇。純皇帝嘉賞，特賜翰林，亦異數也。睿皇帝六旬萬壽，九月二十六日，余接御駕於倚虹橋，進呈《祝嘏回文千字文》一篇，篇內順文、回文凡二十易韻，頗欲擺脫前人窠臼也。雖文與賦異，然駢體用韻之文，文亦賦也。因附錄於此。

林聯桂認為，「雖文與賦異，然駢體用韻之文，文亦賦也」。而此《祝嘏回文千字文》，正是所謂「駢體用韻之文」，故林氏以之爲賦附錄於此。查《清史稿》卷十六《仁宗本紀》載，睿皇帝顥琰嘉慶二十四年己卯，春正月甲午朔，上六旬萬壽，頒詔覃恩，賜廷臣宴。……九月壬戌，上還京。……冬十月乙未，萬壽節，上御太和殿受賀。」正與林氏所述相合，故知此賀壽之文，作於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。

(三)《聖駕東巡謁陵禮成賦》

《賦話》卷十林氏自述曰：

《聖駕東巡謁陵禮成賦》，文穎館所收錄者，名篇林立，後有作者，不可及已。……因仿《詩》詠《長發》、《書》陳「觀德」之義，擬作古賦一篇，以紀盛云。

林氏此書未言作賦時間，但賦文在依次叙及「聖祖三謁」（康熙）、「高宗四臨」（乾隆）之後，再寫「皇上」之謁「永陵」、「福陵」、「昭陵」，亦當是指當朝皇帝之事；且賦文又有皇上「癸亥曾侍殷禮，乙丑一薦明禋，今忽十有三年矣」之句。查《清史稿》卷十六《仁宗本紀》載，睿皇帝顥琰嘉慶二十三年戊寅，七月甲子，上東巡啟鑾……八月謁永陵，九月謁福陵、昭陵，再舉東巡記成禮」。嘉慶八年爲「癸亥」（一八〇三）、十年爲「乙丑」（一八〇五），自嘉慶十年至二十三年正好「十有三年」；故可以考定此賦是寫嘉慶二十三年（一八一八）皇帝東巡謁陵成禮之事，或者亦作於此年。

若如上述，則以上三篇賦文，皆是林氏嘉慶、道光之際在寓留京邸時所作，是中年時期的作者在五十三歲中舉爲官之前獻上朝廷的頌聖文章。

三、《見星廬賦話》的撰寫及其對陸棻《歷朝賦格》的承襲

《見星廬賦話》十卷，《清史稿·藝文志》著錄。吳崇宣輯《高涼耆舊遺書》本，由吳川吳宣崇（存甫）校訂，石城江敏中（華父）、江國康（樂卿）、江慎中（孔德）、江履中（小畬）、江家俊（伯良）復校。其卷首有林聯桂《自序》曰：

《見星廬賦話》，道光壬午余買舟遊岱時所輯也。時當九夏，手此一編……閱三四月，采綴者十萬言，構思於月尾風頭，使筆在舵邊篷底。墨隨波湧，汗成雨揮，心力俱疲，爪痕宛在。棄之可惜，聊當雞肋之存……

「道光壬午」即道光二年。據此《序》可知，《見星廬賦話》是道光二年夏天，林聯桂「買舟游岱（泰山）」時所輯。這年，他四十八歲，正值三十一歲鄉舉之後久客京邸、晚年中進士爲官之前的中年時期。關於這次「遊岱」之行，《見星廬賦話》卷五、卷八亦有載述。如卷五曰：

道光壬午，余禮闈報罷，買棹潞河，薄游魯岱。擬作《落花賦》以自況。

連年禮部會試不利，雖有魯岱之遊，却難免有「芳事成塵」的「落花」之慨。

《見星廬賦話》篇幅近八萬言，全書以品評館閣律賦藝術、論析律賦作法為主。但該書內容豐富，大致包含三個方面：第一，綜括康熙時陸萊《歷朝賦格》之說，區分賦之「三體」，概述明代以前「古賦」尤其是「駢賦」的演進；第二，以嘉慶館閣賦作為例論律賦作法，如賦題、賦韻、對偶、擬古之法等，並論及賦與詩及八股時文的關係，所徵引整篇或整段的館閣賦作品多達二百餘篇，表明了對當時館閣律賦的重視；第三，載錄林氏本人及時人作賦故事，如卷四提及嘉慶年間的「甲戌同館之賦、甲戌散館題、丁丑館課賦、戊寅大考翰詹題《澄海樓賦》」，卷五、卷八載道光二年林聯桂會試受挫後的齊魯泰岱之遊，卷九載嘉慶二十二年在京邸與文士結詩社、衆人作《黃金臺》詩賦，卷十錄載林氏自作三篇頌聖之作，卷末附錄《國朝駢體正宗》所收著名駢文家如陳維崧、毛奇齡、袁枚、吳錫麒等人的三十篇駢文題目並稍作評說等。

先試分析該書卷一，對陸萊《歷朝賦格》之說的綜括或承襲：

（一）承襲陸萊古、律之分與「三格」之法而分賦為三體

清自開國至康、雍年間，賦的創作及研究活躍，朝廷和私人編輯的賦集也不少。如康熙間刊刻的陳元龍《歷代賦彙》、趙維烈《歷代賦鈔》、王修玉《歷朝賦楷》、陸萊《歷朝賦格》等，都是很著

名的賦總集。其中陸棻之書，對林氏《賦話》影響最大。

陸棻（一六三〇—一六九九）《歷朝賦格》十五卷，收賦上自荀卿、宋玉，下迄明代，凡分三集三類：上集「文賦格」，中集「騷賦格」，下集「駢賦格」；每集五卷，又按題材各分五個子目，爲天文、地理、帝治、人事、物類。陸氏在賦集的編輯體例，與論述賦體分類及其源流、價值地位等方面，既吸取前人之長，又有自己的創新。如《歷朝賦格·凡例十三則》^④論賦的發展、文體特點及古、律之分曰：

古賦之名始乎唐，所以別乎律也。猶之今人以八股制義爲時文，以傳記詞賦爲古文也。……若由今而論，則律賦亦古文矣，又何古賦之有？

是集之初，僅擬選唐賦百篇，後乃推而及於歷朝，廣而合於各體……然讀賦之家，通貫今古，當不煩作學究態也。

陸氏本著這種「及於歷朝」、「合於各體」、「通貫今古」的融通觀念，既有疑於賦的古、律之分，認爲「律賦亦古文矣」；然後又區分歷代賦體爲「三格」，如曰：

前乎騷而爲賦者，荀卿也。獨出機杼，數篇如一。《風》、《釣》諸篇實從此出……錄《禮賦》一篇以冠文賦，凡用散詞，總爲一格。夫子刪《詩》，楚獨無《風》。後數百年，屈子乃作《離騷》。騷者，詩之變，賦之祖也。後人尊之曰經，而效其體者，又未嘗不以爲賦。更有不名賦而體相合者，說詳祝氏《外錄》……而以擬騷爲一格焉。駢麗之詞，屈、宋、相如，已見一斑。其後遂有全用比偶者，浸淫至於六朝，絢爛極矣。唐人聯以四六，限以八音，協韻諧聲，嚴於銖兩，此如畫家之有界畫勾拈，不得專取潑墨淡遠爲能品也。故凡屬詞儷事，比偶成文者，列爲駢賦一格。

陸莼在上述幾段文字裏，明確提出自唐代始有古賦、律賦之別，再將歷代古賦分爲文賦、騷賦、駢賦三類；又論文體賦導源於荀、宋，並把漢代散體賦與唐宋文賦列爲一格，而將唐代律賦與六朝駢賦不作區分地合爲一類。這些雖不盡合理，却有已見新意的觀點，均爲林聯桂所接受沿承，如《見星廬賦話》卷一曰：

古賦之名始於唐，所以別乎律也。猶之今人以八股爲時文，以傳記爲古文之意也。然古賦之體有三：

一曰文賦體。以其句櫛字比，藻飾音諧，而疏古之氣一往而深，有近乎文故也。如周荀卿之《禮賦》，宋玉之《風賦》，《釣賦》，漢班固《兩都賦》……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，荆浩《畫山水賦》之類是也。凡此皆賦而近文者也，宋、元、明以下之文體賦格，其例蓋准諸此。

一曰騷賦體。夫子刪《詩》，楚獨無《風》。後數百年，屈子乃作《離騷》。騷者，詩之變，賦之祖也。後人尊之曰經，而效其體者，又未嘗不以爲賦。更有不名賦而體相合者……皆可以騷賦之類推之已。

一曰駢賦體，駢四儷六之謂也。此格自屈、宋、相如，略開其端，後遂有全用比偶者，浸淫至於六朝，絢爛極矣。唐人以後，聯四六，限八音，協韻諧聲，嚴於銖兩，此如畫家之有界畫勾拈，不得專取潑墨淡遠爲能品也。

很顯然，林聯桂關於古賦、律賦之名，與所謂文賦、騷賦、駢賦三體之分，將唐代以來「聯四六、限八音、協韻諧聲」的律賦合於「駢賦」一類，乃至於文字表述，幾乎全襲陸棻之說。馬積高先生因未見《歷朝賦格》，故《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》誤將陸氏「古賦之名始乎唐，所以別乎律」之說斷爲林聯桂「始明確提出」。